

德国非洲研究的 历史沿革

袁明清 刘中民

摘 要：本文首先对德国的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并对当前德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及研究特色进行了简要总结。经研究发现，德国的非洲研究从殖民时期到当前经历了多次转向，经历了从语言学科向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从服务于殖民主义政治化研究到后殖民时期的去政治化研究的变迁，从纯粹西方视角的以非洲为客体的研究到以本土知识为重、强调非洲主体地位的转型，其知识积累、学科设置和科学研究均已形成较完备的体系。中国可借鉴德国非洲研究的经验，通过加强非洲语言文化的通识教育，夯实非洲人文与社会研究，强化非洲研究的国际化建设，以提升非洲研究的水平。

关键词：德国； 非洲研究； 历史沿革； 主要机构； 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德国拜罗伊特大学非洲研究生院 博士研究生 拜罗伊特

95447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D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17)04 - 0004 - 15

德国的非洲研究兴起于殖民主义时期,服务于在非洲的殖民事业,从研究伊始就高度重视非洲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交叉学科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非洲研究因依附并服务于纳粹主义而在二战后受到强烈冲击。进入当代后,德国的非洲研究在英美的影响下,日益走向综合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区域研究,并深度融入非洲本土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德国默克尔政府当下对非政策高度自信的文化根基。当前,中非关系的发展正处在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这无疑需要中国的非洲研究能够对非洲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准确认知,进而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更丰满、更真实的知识供给。因此,对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和机构设置进行梳理,并对其研究特色进行总结,进而分析德国非洲研究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德国非洲研究的历史沿革

(一)起步阶段

德国早期的非洲研究始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并且存在“白人(基督教)至上”的种族主义偏见。康德作为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个将“种族”概念引入德国学术话语体系之中的思想家。1775年,康德在《论人种的差别》一文中认为,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了天赋和性格上的差别^①,并且无法通过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康德把人类划分为白人、蒙古人、印度人和黑人四大类别。他认为,非洲黑人“在体力上无法承担重活,也没有勤劳的品质和领会所有文化的能力”,因此黑人属于最低一等的人种。尽管康德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种族偏见,但他却强烈反对一个种族对于另一个种族的压迫、奴役或者殖民。^②

在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认可非洲奴隶贸易的合理化^③,这显然也是基于肤色和体质差别的种族歧视,同时还包含了文化和语言上的种族歧视。在这种种族主义逻辑下,只有通过欧洲殖民,将非洲本土文化和思维方式“洗白”,非洲才可以取得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这实际上是在为欧洲在非洲推行殖民主义和从事奴隶贸易提供正当理由。在欧洲和美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野蛮的奴隶贸易发挥

^① Emmanuel Kant, “On the different Races of Men,” in Emmanuel Chukwudi Eze (ed.), *Ra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pp. 38–48, here p. 41.

^② Emmanuel Kant, *Abhandlungen nach 1781*, Ausgabe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00, S. 176;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 8.

^③ Susan Arndt, „In der Zukunf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frikastudien in Bayreuth“, *Literatur Portal Bayern*, online, <https://www.literaturportal-bayern.de/blog?task=lpblog.default&id=1472>, 访问日期:2017-11-20.

了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非洲不断被塑造为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历史、等待征服的大陆,居住着劣等民族。^①在殖民主义时期,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对于非洲的探索和认知多集中于非洲地理环境,习得当地语言、传播基督教文化、勘察自然资源等成为非洲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而服务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扩张和殖民。

在德国统一前,德国传教士已开始与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传教士一起在非洲传教,在客观上支持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活动^②,这也奠定了德国非洲研究与英法非洲研究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特点。但德国非洲研究在与英法等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具有重视语言研究的鲜明特色且成绩斐然,^③这源于德国神学界对于比较文字学、即语言训诂学持续不断的深入研究。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维也纳条约签订后,曾经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语地区在遭受战争摧残后逐渐形成了松散的联邦。在没有统一国家的情况下,许多学者以构建德国身份认同为目的,探究德语区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④积累了语言研究的大量经验,进而为开展非洲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第一部由英国教堂传教社(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⑤出版的关于非洲语言的字典就是德语区学者用德语完成的。^⑥来自图宾根的约翰·路德维希·克拉普夫(Johann Ludwig Krapf, 1810 - 1881)也是通过英国教堂传教社,先后到达当今的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蒙巴萨地区。他编辑了第一部斯瓦西里语字典^⑦,并收集了大量有关非洲

① Darrel Moellendorf, "Racism and Rationality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Subjective Spiri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3, No. 2, February 1992, pp. 243 - 255, here p. 243.

② Sara Pugach, *Africa in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Colonial Linguistics in Germany and Beyond, 1814 - 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 10.

③ Peter Probst, "Betwixt and between: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African Studies in Germany", *Africa Spectrum*, Vol. 40, No. 3 (2005), pp. 403 - 427, here p. 405.

④ 同注②, p. 8.

⑤ 该组织于1799年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基督教福音派在世界的传播,足迹遍布亚非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其第一批传教士经柏林神学院(Berlin Seminary)培训后于1804年出发前往西非。<https://www.churchmissionsociety.org/our-history>, 访问日期:2017-11-20.

⑥ 来自拉托维亚的德裔古斯塔夫·尼兰德(Gustavus Nylander)于1806年跟随教堂传教社到达塞拉利昂,1812年移居到布隆海岸(Bullom Shore)。1814年,他根据在布隆海岸的经历和对当地语言的习得和了解,写成了第一部由德国传教士完成的非洲语言语法字典《布隆语语法及词汇》(*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the Bullom Language*),此后,德国传教士多效仿尼兰德,对非洲当地语言进行记录,从而便于继任者在当地继续传教。同注②, p. 21.

⑦ Johann Ludwig Krapf, *Vocabulary of Six African Languages (Kiswaheli, KiNika, Kikamba, Ki Pokomo, Ki Hiau, Ki Galla)*, Tuebingen: Lud. Friedr. Fues, 1850, https://archive.org/stream/cu31924026933139/cu31924026933139_djvu.txt, 访问日期:2017-12-05.